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4 12 JAN 1952

T5350 / 4422.4

四
五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一

明善院桐左光先羅生選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宋李綱伯紀著

宗裔李嗣玄評定

而尚用人材以激士風劄子

臣聞人主所以共治天下者莫大於人材所以陶成

天下者莫先於士風人材貴於衆多故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士風貴於淳厚故古者長民從容有常則民

德歸厚二者天下之大本不可不察也陛下廣學校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一

以作成之班爵祿以官使之天下之士雲蒸霧集人材可謂衆多矣至於士風猶有可議者在朝廷有以勸沮之而已徃於私枉而務虛僞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虛僞之行莫若獎忠寔以先之志在表襮而尚浮華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浮華之習莫若舉惇朴以鎮之急於進取而事奔競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奔競之操莫若崇靜退以率之夫忠寔惇朴靜退之士非內有所養而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內有所養而能見善明用心剛者以類而進則立朝必有可觀者臨利害必有不可奪者又豈狗

情於流俗之間哉臣愚伏望聖慈親灑宸翰詔二三大臣進用人材必以激勸士風爲先務獎忠寔而察虛僞舉惇朴而黜浮華崇靜退而抑奔競則士風厚而天下之俗舉歸於忠厚之域此宗社無窮之計也

與不論水災事乞對奏狀

時在起居郎

右臣伏覩陛下以積水暴集滄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分遣官吏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然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懼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

浸東距汴堤停蓄深廣湍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以宗廟社稷之靈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淹緩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群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怪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弭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祖宗每遇災變亦降詔求言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在廷之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驅策施行其說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

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瀕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閣門許臣來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禱聖慮之萬一伏候勅旨

論水便宜六事奏狀

右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爲患乞賜燕閒敷陳利害今月十四日崇政殿侍立得閣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罪不敢供職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跼蹐無地伏念臣愚蠢謏聞孤立寡與惟知仰

事陛下以國家爲心比見積水暴集逼邇都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觸盛意犯隆旨自干雷霆之威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憐之誰復爲臣言者臣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言湯於旱旣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能轉災以爲福易沴以爲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卒人心惶懼遠邇震驚幸賴宗社之靈陛下睿筭之審屢降御筆處分䟽導勢漸退落雖畿甸旁

近皆罹其災而都城無虞人意漸定然臣竊謂水災旣退之後朝廷未可以爲無事正宜講究利害增固隄防寅念天戒益以修省不可忽也臣愚蠢不揆輒復妄發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日治其原二日折其勢三日固河防四日恤民隱五日省煩費六日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建都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爲之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兩潦不能吞納則決溢東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爲今之計莫若相視陂塘䟽導京索增卑培薄固以隄

防節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注澇則水有所泄雖經霖
雨其勢不得接連而下可以爲萬世之利此則治其
原之策也臣竊觀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爲長隄以濟
其意蓋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
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
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如江湖東抵汴
岸南阻新堤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堤
以爲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
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爲之阻也爲今之計莫若距城
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繚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

患循隄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弱其
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爲固
者隄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
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儲耗於轉易河嚙隄防日朘月
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則距清汴纔百餘步去冬危
殆屢矣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乘霖雨湍
激之勢果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
猶可驚駭况大河之勢又可不爲之深慮哉臣愚願
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詔
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儲積材料敢有抽差轉易

者必置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積水之來衝
白沙蕩中牟迫都城散漫畿甸之邑淹浸屋廬漂溺
民蓄損傷苗稼不可以數計今又決其南以注於陳
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於
陳留則數千里之內悉被其患矣陛下惻怛憂勞降
詔拯濟德意甚厚臣切慮州縣監司未能悉奉行也
願詔諸路應被災傷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
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
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江淮泛
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大路上供米

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蕭條帑廩
匱乏迄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有積水之患矣何以
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宸衷凡營繕工役花石綱運
有可省者權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完國用以足
然後惟陛下之所命耳裕民豐財莫是爲大臣所謂
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必有三年之
蓄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
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爲太平治之至也祖宗
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爲兵民之天宗
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寢多仰食者衆歲以侵耗

遂至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
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
爲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蠶食者幸歲豐登
自朝廷多降糴本委疆幹官吏廣行收糴別項上供
以克封樁之數歲歲如此及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
廷之所優爲何不留意而獨爲懍懍也養兵足國莫
是爲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
今之要務顧臣智術淺陋文字荒疎言不足以達意
惟陛下裁察下臣章宰執議其可否如可採錄望賜
施行臣比者嘗獻愚計伏蒙聖慈寬假未賜斧鉞之

誅輒復自竭冒昧天聽庶幾芻蕘之言有補萬一仰
報盛德

貼黃

臣伏以暴水之災理不虛發在廷之臣瘖默取容
無肯奏知陛下以克謹天地告戒之意者不勝憤
懣嘗罄狂愚冒瀆聖聰今又不能自己輒復妄發
伏望陛下畏天戒固民心收士用嚴守衛以弭寧
災害大慰天下之望避殿損膳告于天地宗廟社
稷所以畏天戒也法禹湯之罪已以詔萬方親御
六龍率群臣負土石以先士卒所以固民心也誅

水官之不勝任者以正典刑擇材智驅策之與共
患難所以收士用也輟營繕花石之不急者併卒
伍而部分之以備不虞所以嚴守衛也四者旣具
又在陛下修胸中之誠感動天地如此而災害不
弭和氣不臻未之聞也臣不勝惓惓盡死節惟陛
下裁察

謫監沙縣稅務到任謝表

臣綱言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都
外積水不當准告授承務郎差監南劔州沙縣稅務
已到任訖囊封奏御仰冒雷霆之威宸筆正刑尚寬

斧鉞之戮罪深謫薄感極涕零

中謝

臣聞明目達聰者

君之經陳善責難者臣之義惟君聖而臣直則道交
而志通故雖帝王極治之時必有骨鯁敢言之士臣
獨何者竊慕其風以猥賤樸鄙之資玷清切高華之
選儻遇事而懷祿寔處朝而覩顏一時隄防失虞水
潦暴集方詔令之旁午見睿智之焦勞而臣仰荷眷
知每懷補報思慮倉卒雖徇國而忘身學識迂踈誠
私憂而過計念戇愚之妄發知罪矣之難逃一再褫
官蒼黃去國螭均載筆夢想雲龍之遊劔浦征商分
耳筦庫之役夫何孤陋亦荷保全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天度兼容至明旁燭憐臣狂狷自取顛躋察臣精
誠本非沽激特屈憲章之峻俾霑廩食之優臣敢不
銘佩隆恩誓堅素守忠孝難並立徒深將父之懷節
義爲大閑蓋勵愛君之志

謝復官表

臣綱言臣昨任承事郎試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論
積水不當降授承務郎監南劔州沙縣稅務今月二
十二日准告敘復承事郎差遣如故已望闕謝恩祇
受訖海隅遠屏方履薄而臨深帝澤霽流爰赦過而
宥罪致茲孤陋亦荷甄收拜賜惟優撫躬增厲

中伏謝

念臣奮身寒苦遭世隆昌惟造道之弗優致信古之
太過誤蒙識擢躡處高華蘭省爲郎荐膺器使霜臺
舉職親彼褒稱奉常贊郊廟之儀左史珥螭坳之筆
叨逾若此報稱謂何自以立有道之朝輒敢效危言
之計雖思慮倉卒腸寔無他然蹤跡飄零孽乃自作
姑從薄謫已荷寬恩豈期謫宦之鄉忽拜復官之命
負罪至重雖未削於冊書歷歲纔周已悉還於舊秩
省循旣往銘刻何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德而
出寧執古道以御有念一夫之失職仁聖所矜施三
赦以恤刑蠢愚爲最俯憐孤跡曾侍清光還其寄祿

之階示以滌瑕之漸荷恩益腆矢死爲輕再念臣一去形瘁屢經霈澤親年踰於七十喜懼之懷交深庭闈遠者三千其旨之奉久闕方聖主隆孝治以善俗獨孤臣嬰罪戾而向隅興言及茲追咎靡及非天地父母之德哀而憐之則犬馬螻蟻之誠誰復言者願垂日月無私之照獲伸身身欲養之心則臣失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爲期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宣和七年十二月詔求直言時任太常少卿上封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宣教郎試太常少卿臣李綱謹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聞忠臣不避誅以正諫

故能濟患難而圖安明主不以人而廢言故能協智力以自助臣愚忘生觸死願效樸忠惟陛下留神幸察臣近以太常職事贊導郊禋竊見陛下裸獻太廟十室聖心感動涕泗橫流侍祠之臣仰助惻楚然臣以謂陛下念祖宗艱難之功必思所以持盈守成慕神考劬勞之德必思所以繼志述事况於宗社之大本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熟察之乎臣伏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事者無所不至遠欲摠祖宗之宿憤近欲成神考之貽謀因契丹之衰亡復燕山之故境此誠不世之功而甚

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臣動失機會統兵之將多違指蹤糧餉有飛輓之勞賂遺有貪婪之患金國敗盟羽書狎至常勝失守存亡未期自燕地以南無高山深林險阻以爲捍蔽自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爲之蕭然設使犬羊之衆翬結蟻聚侵邊徼而摩封疆將何以禦之此誠宗社危急之秋陛下側席求言而忠臣義士奮不顧身以報國家之日也竊聞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有以見陛下焦勞慨然有納用群策之意臣以庶僚踈賤不獲與議論之末竊自傷悼久抱孤忠考古揆今參之天人之際

日夜念此至熟仰荷陛下知遇寧忍緘默不言以圖補萬分之一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忱辭惟陛下赦其狂瞽而詳擇其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在於選將勵兵多方捍敵然要須知其本原敵乃可制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戰爲最下策者誠爲知言前者不可悔而後者猶可圖臣謂治其本原者其說有五一日正己以收人心二日聽言以收士用三日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日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日施惠澤以弭民怨臣所謂正己以收人心者比年以來般運花石舳艫相銜營繕宮室斧斤不輟製

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遊之規倍於曩時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群心蠹耗邦財斬刈民力積以歲時馴致今日之患非偶然也凡此數事在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事爲甚輕然而寔害天下之大計於體爲至重斥而罷之一念之頃斷自聖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心夕改臣願陛下降明詔罷花石之運停營繕之工減製造之局省賜予之費節燕遊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禁絕如已詔停罷前項數事更願以至誠惻世之意加之深省前失無以事勞稍緩卽復施行要在使衆必信上以昭聖德下

以收人心可乎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來忌諱衆多人材鮮少諂諛之說日進忠鯁之言不聞譬猶一人之身衆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藥而望厥疾之瘳不可得也夫中林之士正須崇獎乃敢展盡况復摧抑誰復納忠是以大臣以將順爲任職而不肯諫小臣以畏縮爲得計而不敢言待從之列懷榮寵而謀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見聞致今日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以陛下之明而招徠群言廣諫益聖天下之事有不足爲者况區區夷狄何足深畏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遜於

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弗出平日
陛下所與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陛下以
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求忠
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自薦達便殿賜
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蘊虛心以聽之言而是舉
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亦加慰勞而勿復譴責
仍於明詔中深悼往年求言加罪之失凡百忌諱一
切蠲除上以廣德聰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蓄財
穀以足軍儲者臣聞人以財而聚兵以食爲天雖有
良將銳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穀莫能

守也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緩况於用兵禦敵爲持
久之計哉比年以來用度無節侵耗日多財匱而府
庫虛穀散而倉廩竭物力旣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
洶洶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不知陛下於何所取而
足內帑已盡取之封樁而封樁已無取之闔閭歛散
之術而權貨之法已殫取之橫賦暴歛之政而吾民
之力已困正當苦節以爲足用之計耳近者置司講
議失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皆毛舉僅及百分
一二而真所謂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初未嘗裁減也
况於權臣貴戚近倖之臣開端援例以阻壞之有裁

減之名無裁減之寔怨謗紛然何補於事今日之勢迫矣屯兵數十萬糧餉錫賚其費不貲又將取於吾民如前日之免夫錢則四方盜賊圜視而起豈不趣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如臣前之所陳旣罷花石營繕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事明詔有司將常日逐項錢物盡歸版曹別項椿管專給軍費御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關子有不如詔重寘于法又詔宰執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宰執及觀察使待制以上官在京有物業者仍令各進家財以助國用事平旋行給還在京上戶願進者聽優以官職又詔諸路漕

臣以上供斛斛及自御前撥降錢帛日下於淮浙汧流州軍高價糴穀多方措置人船星夜起發以寔中都斷而行之勿爲浮議所沮財穀充物軍儲有餘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審號令以尊國勢者臣聞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宰制萬邦役使群衆者莫大於號令號令者國之紀綱也其在天如風雷在人如血脉風雷不失其序則萬物成血脉不悖其理則四支運故人主之於號令必審諦而不妄發則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惟其所命民之視君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之常道也比年以來發號

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初不必行密降旁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東以峻法而給舍不敢駁夫元豐釐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令之出而二三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官不得舉職是朝廷爲虛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尾衡決先後錯忤有司疑於趨赴四方無所適從陛下方以摠攬權綱爲得計而不知國勢已卑矣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之意每下號令必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得與其或未允聽給舍得

以審駁令出惟行而無反汗之譏信賞必罰滅去私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之使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施惠澤以弭民怨者臣聞民之恃財以生猶魚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被於民深譬如江湖散漫悠遠魚於此而相忘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之有道不奪其所以相生相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旣廣取於民者常賦之外其目繁多絮帛則有和買有預買有泛買有常平司和買有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發上供和糴有應副軍儲和糴有撥發輦運司和糴名曰預買無錢可數名曰和糴

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折衆戶共分皆爲
虛名無用之物此外又有茶鹽敷配課額賦吏猾胥
因緣侵漁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饑
寒轉徙得乎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漕而陸輦者又
皆花石應奉不急之物愚民無知以爲奪其父子兄
弟夫婦所以相生養之具盡於錙銖而用之如泥沙
以供浮費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歲江浙
巨盜一呼而從之者颺舉雲集東北嘯聚至今爲梗
職此之由方今邊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
爲盜則腹背受患何以支吾臣願陛下明詔州縣凡

積歲欠負並與放免近降措置財利指揮如鈔旁錢
免行錢醋息錢之類一切停罷庶使民心安妥而姦
猾不得以搖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所陳五事如
蒙陛下詳察而施行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其大
槩已舉矣變危爲安莫先於此至於選將勵兵多方
捍敵之策臣請試爲陛下陳其梗槩捍敵之策其說
有十遣大臣之有智謀權畧素爲天下之所信服者
爲大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轂授師不從中制使
兵勢不分一也選諸將之驍勇有謀素爲士卒之所
信服者各將所部分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

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魯立
邊功者召問方畧擢而用之二也遣畿甸禁兵不足
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強壯者又不足則起河北
及畿甸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爲兵者務令數多
張大形勢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
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恃河以爲固旁近州縣屯
宿重兵營壘相望以衛京師持重養威勿與之戰待
其糧竭勢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皆
自中都應副優加撫恤勿使闕乏別置將兵防護餉
道五也並河州郡選擇守臣素有風力可委任者易

去疲懦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
於閑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
智辭辯者授以高爵奉使兵間卑辭重幣復約和好
以緩師期使吾事可辦七也河北諸郡令堅壁清野
人民入保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
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並塞諸道控制要衝
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退有所虞不敢深入九也夏
戎窺伺中國久矣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今起
西兵而召其將帥彼或謀知敢肆猖獗又生一患則
陝西河東諸路不可不虞十也凡此十策雖腐儒之

常談然不可不察更願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廟堂
深計之昔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三
將軍軍霸上棘門細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而
去臣願陛下命將帥統六師屯於近郊訓練士卒陛
下親臨以講武振揚天聲以勵士氣鎮之以靜臨之
以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亦一策也夫夷狄敗盟
侵犯邊境自古有之唐太宗時突厥頡利飲馬於渭
水去長安不百里太宗與六騎幸渭上逆折之頡利
遂遜本朝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去都城纔數驛真宗
渡河親征契丹遂和何則師直爲壯在我者理直而

有備士心奮勵氣固足以吞之臣願陛下先留意於
自治者而以捍敵爲餘事自治之策尤以收人心爲
先不可以爲非今日用兵之急務也昔者太王避狄
難遷岐山從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狄人
誰與俱况欲合衆智協衆力使將帥忘生卒伍用命
士有死志民無離心以捍難制之虜爲宗社蒼生之
計哉願陛下無忽臣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
耳而利於行前事之驗後事之鑒也臣昨於宣和元
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水變嘗具奏乞陛下寅畏天
戒招徠謹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寔有

所懷謂陰氣太盛則恐有盜賊猖獗夷狄憑陵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其兆而事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蒙謫降遠小監當雖抱愚忠不能自達逮今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如此乃知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厥事上以動天意下以感人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間不容髮動天以寔而不以文感人以行而不以言正在今日臣願陛下萬機之暇中夜以興仰思祖宗勤勞積累堂構昇付之重俯爲子孫蕃衍衆多萬世無窮之計留意微臣之言夫心之精微非書之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間何惜榻前咫尺之地

不使臣進對得盡其心以報盛德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及與衆聚議庶幾芻蕘之言或有消埃之補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

策本原者五策捍敵者十無一語不切當而罷花石綱罷官室淫巧尤中忌諱幸而不死不竄者以虜警方

亟耳 李又玄評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有旨赴

都堂議事訖隨宰執赴文

字庫祗候引對具劄子

臣伏覩陛下以金國敗盟陷沒燕山重兵壓境邀求必不可從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北淵衷震悼深悔

前非下哀痛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繁苛之令除掎克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開封以係天下之望誠意惻怛感動天地慰安人心雖堯舜修己以安百姓禹湯罪己以撫萬民無以過也然臣竊謂事勢迫矣結釁已深遣使講和必無可和之理長蛇封豕蓄銳深謀待時而發其意不淺而自河以北守禦蕭然無藩籬之固不知何以禦之今日之策所謀得則宗社安所謀失則宗社危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臣願陛下審料事勢度以聖心之所能行者深計利害而明白行之無爲苟且僥倖覆藏隱

諱以趣禍亂庶幾可以轉危而爲安則天下蒼生無肝腦塗地之患宗廟社稷無淪陷夷狄之虞皆在於陛下方寸間耳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講求真廟幸澶淵故事選將勵兵躬臨訓練降詔問罪消日啓行以懼戎心以鼓士氣驅逐醜虜保完舊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密邇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營環衛有虎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威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之

心效死爲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旣務鎮靜又施權謀遣帥分屯傍近要害之地翼衛帝室設使犬羊之衆敢肆憑陵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挫其鋒待其糧竭力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畧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爲避狄之計如太王去邠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間巷之人戶知之亦疑聖意或出於此何哉比者不議河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臣一也遣使分起諸路兵而不起淮浙兵二也撻攔泐泐泐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爲此策者雖足以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臣竊痛其不深計而熟念

也委陵寢宗廟社稷朝廷宮室百官萬民而去之遠邇必潰是以中原界之豺狼也事勢一去不可復振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故可勝言哉陛下雖命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愈也不得已臣有愚計顧恐陛下不能行之臣今日言之倘不契聖意必死於斧鉞不言之異日禍敗必死於亂兵與其死於亂不若死於國臣敢冒萬死爲陛下試陳其說陛下欲行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留守以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陵寢宗廟社稷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郡國則皇太子

監國此特國家閒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萬分之一哉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之議曾不早定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搖可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則守而弗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

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况今日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爲陛下言此者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交遜之際燦然明白而使宗廟社稷有所歸依四海蒼生有所係屬陛下釋重負享安逸於無窮而以死宗廟社稷之事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豈不美哉敵情難測卒然有急然後議之則無及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黃屋不足以纓紼帝堯之心所以敢言者正恃陛下體道而輕外

物也昔田千秋以一言而悟武帝而巫蠱之禍息臣
頃以論水去國七年今日之事適在朝列以上封事
朝奏暮召以螻蟻之微敢言大計豈非祖宗神靈啓
悟臣心使之如此其敢愛死不自比於田千秋哉謹
刺血親書干冒天威無任戰越俟死之至取進止

金人發難之物便排和議從何處看出
虜未薄城即持周匝夫困七國之策迨虜至
而可以制其死命者無過于此籌策熟于胷
中故應機立辦惜當時不能用耳
胡騎長驅止有死守宗社一策而死守宗社
斷無望于頽惰之徽宗舍內禪無策矣然內
禪是何等事以宋太宗之英明猶曰外人皆
推戴太子當置朕何地况徽宗而易以此言
進乎非辨要離焚妻子比于剖胷狗國心斷
斷不能然欲禪位太子一則曰以死抗敵再

宋李忠

則曰以死捍賊三則曰以死宗廟社稷之事
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而以釋重負享
安逸以中其所欲得之寔又以髡道而輕外
物中其所欲得之名此又進言之法也
唐肅宗不即位靈武不足以復兩京而即位
之命不出於明皇不足以大正始公倉卒中
即慮及於是非析理至精愛君至切者安能
辨此
李又玄評

辨此 李又支病 者無過于此 善集熟于會
唱憲又欲是非 祿至散愛 至以昔安道
之命不出 然即皇不 且以大五 故公會 卒中
高蕭宗不 唱以靈 近不 且以對 兩京 而唱
中其 祀 殆 於 文 各 此 又 豈 言 之 志 也
安 夢 以 中 其 祀 殆 於 文 寔 又 以 楷 齒 而 連 衣
責 皇 太 子 與 天 干 文 士 大 夫 而 以 擊 重 負 辜
限 日 以 取 特 娘 三 限 日 以 取 宗 禪 垣 縣 文 事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二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筠州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上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

帝受內禪公二十六日上實封言事奏狀

右臣伏觀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撫臨萬邦天地神祇

未有依歸華夏蠻貊未有承事神人交慶海寓騰歡

道君皇帝體道法古應天順人不貳不疑傳付大器

李忠定公奏議

卷之二

一

授受之際燦然明白雖堯之禪舜何以加此下視漢唐無足比數此誠宗社之休而生靈之福也然臣竊謂陛下主鬯春宮茲踰十年孝友之美寔聞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群聽道君皇帝眷佑一德方茲艱難付以宗社生靈之寄天之所歸豈曰人力然而方今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奸邪充斥君子道消法度綱紀蕩無統攝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不上應天心下順人欲外攘戎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託付陛下之意哉邇者道君皇帝下罪已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煩苛之令除掊克

之法招徠忠謹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唱於前陛下不可不和於後造於始陛下不可不續於終正猶堯之禪舜論共鯀兜苗之罪皆在堯時而四罪之誅使天下咸服必居舜日然後元凱可進法度可修四聰可達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以成垂拱無爲之治仰惟道君皇帝旣已爲宗社生靈之故親御翰墨悔前日之非播告四方不匿厥旨矣則夫左右恩寵之臣造作邊事養成禍胎屢覆王師貽患宗社有如童貫者招權怙勢首爲兵謀以佞倖之姿據師保之任有如王黼蔡攸者以穿窬之質挾奸雄之謀作竒技淫巧以

蕩上心運花石竹木以歛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奪民田掊歛財賄剝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李彥者恃寵眷之私擅威福之柄招兵自殖失禁旅之心有如高俅者罪寔比於四凶誅宜行於兩觀陛下以其久在道君皇帝左右之故未欲誅殛亦宜流竄遠方以正典刑而自卽位以來今已累日寂然未聞決斷之詔群心憂疑其何以仰副道君皇帝畀付之意上應天心下順人欲而使夷狄知中國之威遠巡而不敢進哉臣愚伏望陛下運以乾剛照以離明爲宗社生靈大計斷而行之天意昭答人心悅服則夷狄不難禦

矣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陛下卽位累日而未行虞舜之政臣竊惑之至於宰相臺諫之臣亦宜罷黜慎擇其人以協惟新之政何則天下之事惟宰相可行惟臺諫可言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臺諫也宰相得行其道臺諫得行其言一失其職則爲宰相者何以揆百官而撫四夷爲臺諫者何以糾官邪而諫王愆冒寵尸祿無補國家噤默不言致危宗社其罪豈淺淺哉臣竊觀道君皇帝深悼前失欲收天下之心而降哀痛之詔罪已之言所不忍聞仰

讀之人爲之淹泣此誠禹湯之用心也抑畏之極至
於感疾遜位退居舊宮人主如此而宰相臺諫之臣
偃然如故恬不爲怪此何理也譬猶庸醫之療病已
致人於危困猶且顧視財賄自爲身謀不忍捨去而
慮他人之軋已也求病之瘳豈可得哉爲今之計正
宜深訪博採求人於閑廢踈賤之間所謂擢卒爲將
拔士爲相者正今日急務也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愚
戇無取惟好讀書深考古人論議天人之際竊有所
見往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變異至大嘗具狀
奏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誠謂陰氣太盛恐有

盜賊夷狄兵革之事有其兆而未見難於顯言故欲
面奏尋蒙謫降惓惓之忠無以自達去國七年而盜
賊夷狄之患相仍如此乃知天人之際若合符節不
可誣也請以比年來天人之際及今日之事爲陛下
詳言之崇寧之間蚩尤之旗見其長半天宣和之初
赤氣夜起自西北至於東南此皆兵象禍大而應遲
今年冬日之至熒惑入南斗端誠殿稱賀梟鳴于庭
此皆不祥之兆惟正心修德大有變革乃能銷弭禍
故導迎福祥昔宋景有善言三而熒惑爲之退舍此
必至之理不可忽也陛下傳位之初前兩日昏翳四

塞日光不明陰慘之氣無風而慄至暮日入赤光散
溢此君道衰弱議論未決之兆也陛下卽位之日日
暈五色帶黃赤珥兩日相摩正同藝祖受命之應此
天人協贊之符也然而御番拱殿見群臣之後蒙氣
四起暴風從西北來越翼日天氣清潤日華騰輝明
而未融方中蒙氣復作至暮乃散臣竊以法推之日
者君象君以剛明爲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群陰伏
今如此者殆陛下卽位之初退託謙損未揔權綱之
所致也平時猶可如此今事勢迫夷狄寇邊日有變
故乃宗社安危之秋豈可平時比哉上天垂象所以

警戒陛下者甚厚願陛下察臣前之所言密詔親信
大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正典刑過惡之輕者量加
貶謫然後下寬大之詔一切不問其餘以安反側則
主勢強而天意回人心服矣推此以往雖致極治之
太平可也臣素愚直爲衆所知方陛下聽政之初昧
死上狂言惟陛下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
取進止

道君抑畏之極至感疾遜位而六賊不正誤
國之誅宰相臺諫不任鯁官之罪是尚謂有
刑政乎然誅及六賊可也而鳴鼓之攻及于
宰相臺諫公之所以爲衆怨的也又玄評

論禦寇用兵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進呈

臣伏見金國敗盟大兵入寇郭藥師以常勝軍叛遂陷燕山人馬兩項決策深入一項自北方入者圍安肅軍犯中山府以窺河北一項自西北方入者破代州犯太原府以搖山東兵勢迫急宗社可憂而廟堂大臣紛然驚擾初無禦賊先定之計所布命令皆失事機使四方無所歸仰而陛下初卽大位退託謙損未奮乾剛威信未立號令未行賢材未登姦邪未去其何以禦捍大敵保守宗社以副道君皇帝託付之意臣不敢遠引前古多設蔓詞以瀆天聽謹以管見具方今禦寇用兵之急務畫一條陳寔皆至計伏望

聖慈特賜親覽有可採擇推而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一金國入寇合爲固守之策遣帥命將召募兵夫

廣張聲勢聯營接壘屯駐要害之地堅壁深塹勿與爭鋒待其糧竭氣衰徐議攻戰絕其餉道扼其歸路使虜驚顧一鼓破之如漢用周亞夫破七國之策前漢亞夫別傳可以爲法

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臣雖不能知其所邀何事然以意料之不過五事欲求尊大之禮一也欲得歸明之人二也欲厚索歲幣三也言我首敗盟約過失四也欲求割河北之地五也臣愚竊

以謂金國欲尊大之禮當屈體事之如文王之
事獯鬻以紆一時之急無不可者欲求歸明之
人當盡與之遣兵裹送以示大信我辭旣直而
可以無狼子野心之虞養濟匱財之患一舉而
三策兼得無不可者欲厚邀歲幣當答以舊約
以燕雲歸中國故歲幣所以加於大遼今旣敗
盟盡取燕雲之境豈可復增歲幣爲兩朝赤子
之故不敢愛惜且如舊約已爲過厚至於欲求
割地則祖宗境土爲人子孫當固守之雖尺寸
之地豈可割以遺人夫夷狄貪婪無厭設使割

地復有所求將何以給之又河北燕山接境惟
賴塘灤爲固今悉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
何以立國當擇辨士奉使以死爭之

一禦捍大敵當擇大帥三人以朝廷大臣爲之一
人帥大河以北屯於真定一人帥大河以南屯
於濬滑一人帥河東屯於澤潞許以便宜從事
不從中制所統將兵各以十萬爲率據要堅守
慎勿與戰使其有所顧望不敢深入設使深入
絕其糧道徐議攻戰度爲萬全然後舉師虜必
退遁

一諸將統兵每將以五千人爲率擇有權畧武勇
爲士卒信服者使爲之人材不足則召募武舉
及第并曾立邊功之人召問方畧擇識見高遠
者隨材錄用責以功效

一諸路募兵全未辦集欲乞先會計畿甸禁兵及
選諸色廂軍可用者充後及起保甲出內府錢
帛召募畿甸之民刺手權充鄉遂之兵優與贍
給事畢放還歸農以二十萬爲率與已起發兵
通爲三十萬分隸三大帥諸路有召募到兵續
分撥及屯駐畿甸

一軍前糧草錢帛各選差轉運使副各一人專行
管勾計置並自中都應副不得搔擾逐路人民
及乞降見錢委京東西淮南兩浙轉運司高價
糴買斛斗應粟米大麥黑豆皆可充數多方和
雇計置舟船京東自五丈河入京西自蔡河淮
浙入星夜疾速起發應副仍每路料定數目辦
集優與推賞

一諸路兵器並召募人管押上京赴軍器監納優
與酌獎

一畿甸并近京州縣應官戶馬許留一疋其餘并

私戶馬並籍定拘收優給價直分給將士

一並河州縣具見今守臣姓名揀擇內有疲懦癯老之人選差素有風力強幹者換易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外方起於閑廢務在協力公心推選

一河北河東郡縣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虜掠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犬羊之衆難以持久

一沿邊並塞諸郡按地圖相形勢使各聚兵控制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有所顧望不敢深入

一夏戎窺伺中國已久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當議備守

一國家四京惟西京城壁不備密邇陵寢理宜修備以嚴拱衛之勢當詔守臣用見兵及募人修備責以近限乘此農隙可以集事此最不可緩之策

一京畿屯兵及見在禁旅宜於近郊講武訓習車駕臨幸以賞勸之勞問將帥如漢文帝勞周亞夫故事

一措置將帥兵馬如已辦集宜下親征之詔以鼓

士氣以懼敵心如本朝真宗親幸澶淵故事

一近降赦書麻制詞臣不工敘述無法全不魯該載道君皇帝以憂勤感疾遜位陛下主鬯春宮膺受天命之意道君皇帝傳位手詔行遲而赦書行速臣恐四方疑於觀聽欲乞別降手詔敘述詳備指事明白依赦書例日行五百里以解四方之疑

一近降哀痛手詔集四方勤王之師許令知州縣令募兵赴難竊恐天下騷動別致不虞欲乞降詔罷之起州郡見在禁兵及福建槍杖手湖南

北峒丁仍仰安撫鈐轄司選差武臣管押赴闕

一近遣密諭官事屬騷擾欲乞並罷有所調發只

直降詔旨委本路監司知通當職官應副施行

一今來探報賊兵入境祗是憑常日馬遞急脚遞

舖兵士深慮不可憑仗探報失時欲乞逐州各

置烽火綽望及差人兵別作一項白旗探報給

降銀字牌爲號優與請給

一東南漕運饋餉京師控引江湖道里遠涉全賴

發運司措置應副宜選公忠強幹素有風力之

人委以轉輸大計如唐韓滉以鎮海軍節度使

兼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事在唐韓滉本傳可
以爲法

右件所陳畫一捍禦大寇二十事皆當今之急務宗
社之大計伏望陛下降臣章與大臣議詳擇施行取
進止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受內禪二十

九日准尚書省劄子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具奏辭免恩命

右臣被受尚書省劄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兵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莫知所措
臣竊以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魏分八座尚書

有五兵之曹惟時貳卿寔重其選况今夷狄內侮邊
隅動搖方艱難多事之秋陛下克篤武志張皇六師
以昭藝祖之不烈宜有英俊來陪昌期如臣孱庸何
足採拔雖往年論事濫得虛名然今日建官宜收寔
效寵榮過厚報稱誠難願寢誤恩以安愚分

論用兵劄子

臣伏領御批降付臣僚所上奏劄不知何人所陳皆
與臣意暗合乃知今日不爲無人在陛下採其說斷
而行之而已唐韓愈有言不赦不疑惟天子明允此
蔡功惟斷乃成正謂此也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

師征邑國於師之上六稱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
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卑辭厚幣
靡不順從其謙極矣然金人驕悖愈甚其勢非用師
不能有濟以臣料之不得已而用兵其功必成然功
成之後在陛下以小人爲戒而已臣愚伏望聖慈深
考聖人之言斷自淵衷無爲浮議所動則大功一成
中國數十年可以無夷狄之患不然憂未艾也所降
奏劄更容臣來早將上面稟聖訓謹錄奏知

所上奏劄能與公暗合竟不知所陳者何人亦斯人之不幸也

虜薄都城人皆以爲危公獨謂用兵則其功必成勤王之師集人皆以爲必勝公獨謂用小人則雖成必敗引易處尤切當可喜公於易學雖徹悟于海外流離萬死之後然此時已觀其深矣

李又玄評

辭免知樞密院劄子

臣伏奉聖旨除知樞密院事日下供職聞命震驚罔
知所措竊以樞府之長兼統兵機宜得瑰竒之人以
居其任然後可以獎率三軍之衆折衝萬里之外臣
本書生進由庠序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
拙動輒多忤去冬因邊吏弛備盜據全燕肆其凶威
干犯王畧太上皇南幸淮浙群臣亦有勸陛下爲避

狄之計者臣躬述利害回鑿輿之幸爲固守之策斯皆臣子常分無涓埃可言陛下不以臣鄙驟加褒用擢自庶僚不伍日而參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殫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憂勤深恐勲績不效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揀閱將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巡警戢姦以安衆間遣使移檄河北諸鎮使預爲隄防忘食不寐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旣集欲因利乘便連營逼虜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盡渡河而遁擊其半濟勝可萬全計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出城幾

敗大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寔無所與其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援頃刻之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荆館親督將士列在要衝分遣兵馬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親以中軍捍禦賊馬射殺金賊甚衆是夜臣宿城下明日復列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士氣百倍然臣其晚求對不可已而賜罷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賴陛下至仁至聖灼見臣愚款寔無他腸特賜宸翰許之保全憫其空乏加賜縑金未踰三宿亟垂召命

俾還舊物專爲守禦之事諭以怨仇讒謗欲持平仲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燾生成之恩不可爲量瞻謝之際感涕交集德施隆極捐軀弗避惟是都城細民因間殺掠內侍理宜彈壓臣躬稟睿旨卽取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群衆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事竊惟和議旣成金賊擁重貲邀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旣乖臣本志兼統軍事豈其所宜祖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衆兵衆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旣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考於舊法未見其可臣

竊謂羯寇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畿邑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欲於旬日之間犒賞條具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古种師中使司固圉以團結保甲分還州縣使各樂業內外人心旣以救寧臣當抗輦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讒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昔張良作漢腹心高祖數罹困阨良常有力乃願從赤松子遊李泌入議唐事肅宗復兩京泌謀居多乃欲隱衡山此皆豪傑邁往之士乘時遇主以成功久安顯位何所不可而屏門以避患禍猶至於此矧臣單立一身朝無親黨乏昔人

之功業而有不貲之讒謗豈得安處寵榮不知戒懼
今縱內外粗定未敢亟去若叨肩巍峩進長樞庭非
所宜據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伏望聖慈察臣至誠
出於迫切非敢矯飾務爲虛文特降睿旨追寢隆恩
以安愚分不勝大願

辭免知樞密院事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知樞密院事尋具劄辭免蒙
降詔不允者武有七德宜恢經遠之規望隆一時乃
副由中之命豈材慙於杜石亦位長於樞衡輒恃至
慈求安微分叶謝伏念臣性資淺窳學術迂踈常自信

其樸忠頗著聞於狂直思忘身而徇國慕以道而事
君抗章隔左史之班折而爲撓趣召貳奉常之職知
無弗爲偶羯寇之負盟連叛臣以犯順吞噬幽薊蹈
籍河山方國家有警之時蓋臣子竭誠之際上皇順
天心而授聖子克成堯舜之仁陛下因民欲而保神
京更邁宣光之業豈繫人力寔賴天功而臣叨擢任
於肅機仍倚充於元帥受恩至渥懷報靡遑選練六
師每揚聲而出戰嚴飭百雉專悉力以登陴克張羆
虎之雄昭示金湯之固火逼甘泉而不恐騎至渭水
以何虞俟集援軍式遵廟筭猛將輻湊各喋血乘勝

之有聞壯士雲屯皆投石超距而可用欲連營而金
進擬堅壁以相持使其形勢衰疲糧食乏空指歸路
而棄甲視洪流以爭舟斯奮擊而無亡矢遺鏃之勞
爰邀截而絕疋馬蹄輪之返重幣復得如荀息奉壁
之竒貴質來歸笑知瑩寘楮之陋惜貪夫之妄作悵
幽出而失圖端賴英明亟加延見察輕兵之動微臣
初不預知宜獨斷之威衆讒真莫能蔽增領備禦之
政俾兼宥密之謀鑒照若茲糜捐罔避然孤危之跡
僅免謗傷而驕桀之胡旣從和議驚魂未定施表餌
以何堪素志不伸覽韜鈴而有愧行卽引去尚留湏

吏將分布勤王之人且區處復業之衆回道君清蹕
於淮浙遂天子崇養於晨昏彗掃星流畫久逸永寧
之至計天開地闢應中興重歡之美談然後請辭寵
榮務遠權勢學道輕舉追辟穀之張良放意收身效
看山之裴度庶存終始或解怨仇倘肩居右府之先
慮莫保畏塗之戒伏望皇帝陛下審易盈之量崇難
進之風曲回渙文矜存確素恐至於惑譬若載鼉以
車賞不敢當願復屠羊之肆且

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臣契勘昨任太常少卿日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殿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有所邀求其他可從唯求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祖宗土地爲人子孫當固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境有塘灤以爲固今割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疆何以立國當擇使以死爭之其後金人犯闕遣使議和李稅鄭望之等寔任其事而金人所須欲以親王宰相爲質還歸朝人割三鎮地多索金銀物帛之數臣與李邦彥廷爭以謂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歸朝官當與而三鎮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之數當量力以昇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群臣不合因再拜

丐罷蒙陛下厚恩撫慰再三俾專治兵時方艱難故不敢力請至於誓書之類並不與聞然猶力留三鎮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旣而姚平仲妄作小畧臣亦罷黜而三鎮之詔遂行方今金人退師已遠挾質以往必期於得地而後已如三鎮果下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能守密邇畿甸宗社可憂萬一三鎮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爲懷由是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渡河後數日方遣兵防托不復尾擊蓋以親王之故然而金人本約

親王至河而返今已爽約又沿路屠戮橫屍滿野則和議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既得三鎮別求釁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豈淺淺哉今雖遣姚古种師中渡河爲三鎮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餘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鎮人心動搖或不能守將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於何郡控扼防托當以何兵蓄聚糧草當以何法遣將命帥當以何人此四者皆不可不預爲隄防臣昨已嘗具劄子乞令遣計議之臣措畫未蒙施行當今急務無大於此願下臣章詔在廷之臣集議擇其所長而施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三

宋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筠州戴國士初士較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臣綱言戎輅履險罔陪扈從之勤我師指期行致蕩攘之效敢具陳其悃幅輒躬問於起居中謝伏念臣奮

自單平驟膺獎擢屬羯胡之入寇連叛將以俱來魯

是微才猥當任責臣於正月四日自兵部侍郎蒙恩

除尚書右丞奉聖旨差克親征行營使旣與聞於機
政仍兼總於兵權竊慕謝安之靖胡沙欲追崔浩之
破毛國練兵選將遠揚出戰之聲登城守陣密爲堅
壁之說器械俱設樓櫓必施金賊於七日夜攻雲澤
門次通天安泰等門縛筏渡壕持弓障弩兩兵紛集
難越高墉雲梯以登悉皆摧裂遂歛衆以却退因遣
使以請和主上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曲從於好約
復更定於誓言捐帑藏之貨財遣信使而歷陣虜歸
待命兵戢有時然不備不虞昔賢之所戒受降受敵
前史以爲難臣謹張皇軍容申飭守備提軍深入知

點虜之無謀募兵鼎來喜王師之益衆士民生氣宗
社必安恭惟道君皇帝睿智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
以恤民隱德已洽於衆心授聖子以固皇基意寔通
於穹昊臣伏承陛下儲精淵默養志宴閑從容吳越
之輿區觀覽江山之勝境俟四方之無侮表二聖之
重歡誓竭駑軀少伸毫髮鳴鑿禹穴遙瞻方外之遊
問寢龍樓佇承天下之養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臣聞中國夷狄相爲盛衰非徒人爲殆亦天數金賊
旣陷燕山寢窺河北城壘相望而無藩籬之固牧守

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將持兵望風先潰大河解凍
乘桴競浮駿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指於魏闕以正
月初七日迫邇都城劫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火船
鐵騎攻水西門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旨率
勵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於汴流之中殺獲數千人
迨曉方息復以銳兵攻酸棗門一帶犬戎之衆蜂屯
蟻附渡壕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沙
晝昏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皇帝旨將諸班直弓
弩手救援躬冒矢石以摧其鋒令敢死士焚焚雲梯
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黨獲級甚衆賊兵乘棧以強

弩射之徃徃沒溺障汴河水令歸城壕水勢漲溢自
卯及午賊兵方退却知我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
鄴等計議臣等糾集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
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冠蓋相望累
日而後議成皇帝聖德格于曠古變鴟鴞爲好音化
虎狼爲善類不愛金帛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
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賊方退舍埃犒師之物以歸
然邀求數多殫竭帑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之虜情
難窺尤當預防臣見修治守禦之具訓練出戰之兵
使虜蠲減所湏之數果如期而退夫復何言萬一跋

扈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討神人
共憤天必助之恭惟道君太上皇帝祗適神考以武
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
翠華南幸臣拘於職守不敢負羈縲以從艱難之秋
身處政機誓將肅清畿甸奉迎鑾輿矢心已明殞首
何悔
乞罷知樞密院事第五劄子
臣已具劄子乞在外宮祠伏蒙聖慈批答不允仍降
旨揮諸處不得收接文字仰蒙眷遇之意所當上稟
聖訓不敢復有所陳然事有不得不自明者敢身斧

鉞之威仰祈天鑒臣前日延和殿奏對因與耿南仲
辯論臣謂天下之理明則誠誠則明自明與誠推之
可以至堯舜闇則疑疑則闇自闇與疑推之其禍則
有不可勝言者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
闇而多疑其言不足深採臣當時止緣國事出語激
切寔無他腸不謂南仲銜臣此語及再對睿思殿忽
言臣與姚平仲結連二月一日劫寨并言初五日士
庶伏闕係陳公輔首先率衆并有使臣數人在其中
鼓唱作亂今公輔不可爲司諫乞付御史臺根治其
意專以詆臣蒙陛下委曲宣諭南仲奏陳不已稱若

不付御史臺則罷陳公輔不然則自當乞去無可留之理臣契勘昨來西師旣到臣與將帥寔謀用兵嘗於榻前議論八事如扼河津禁抄掠以困金人以將帥之意移檄軍前復歸三鎮當時吳敏种師道等同對寔聞其事至初一日姚平仲妄舉臣未嘗與知是夕止緣三奉御劄責以軍令臣始力疾出封丘門前去策應而外庭至今猶以爲平仲之舉臣寔使之且平仲係受宣撫司節制雖种師道猶不與聞在臣行營司初無統攝安得而與縱使與聞止緣國事豈有它故而南仲舉以爲罪何也臣旣罷之後搬出浴室

院謝絕賓客皇懼待罪間忽蒙陛下遣中使宣召始知有士庶伏闕之事方擾攘中蒙陛下委任撫諭彈壓辭不獲命至斬決數十人數日而後定臣之區區諒蒙聖察而南仲指陳公輔專以詆臣何也且陳公輔與臣初昧平生伏闕之事在與不在臣不得而知也若南仲果識公輔知其首謀當時誠以爲非自合卽時奏劾豈容今日乃至因事上陳兼公輔之爲諫官非臣薦引亦初不與南仲事而南仲欲以爲去就何也臣謂今日禍亂救寧之初正當以別白是非爲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況天下若以南仲之言爲

是朝廷自當付之有司根治黨與誠果有之臣首當
在誅夷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爲非則當明告中外洞
然曉知使臣不受黜闇之謗臣之於此豈得不辯必
若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莫如與臣一宮祠使歸
田里則仰荷陛下生成覆載之恩始終待遇之賜異
時圖報捐軀有日伏望聖慈特允所請取進止

親筆手詔

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廼者
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
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

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
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
四海所願以爲輔佐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
邪勿疑自以爲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
以濟國事付李綱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宮祠特降
親批手詔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忱
辭方懼雷霆之震特頒溫詔遽窺雲漢之章旣辯明
其謗言又勉勵以國事恩隆命薄感泣涕零中謝伏念

臣結約亡竒迂愚有素幸茹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勞受知既越于常倫得謗遂生于意外倘非上智曷諒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形于奎畫安危疑之孤跡洗黥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辯博陸之譖寔由漢帝之明臣敢不仰體眷懷勉安職守修政事而攘戎狄方稟奉於睿謨捐軀命以徇國家誓力酬於天造

論守禦劄子

虜騎出境乞用富弼守禦二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具劄子進呈

臣竊觀自秦漢以來制禦戎狄未有得上策者惟本朝與契丹爲澶淵之盟守之以信結之以恩百有餘

年邊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篤古所未有然而所以制禦之術曷常一日弛備耶財用充足糧儲有餘士馬精研將帥用命則虜雖欲窺邊徼而摩封疆無隙以投欲不守盟何可得也臣伏見仁祖時富弼所上守禦二策審地形觀事機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左右出入縱橫應援曲盡其妙然謂非三十萬衆不可則知制勝之術在於足兵與王翦之伐荆必六十萬而後行其理一也臣愚以爲今日防秋正宜用弼之說度時之宜良將勁卒分布邊境重兵大帥雄據諸鎮使賊不敢有覬覦之心萬一奔衝可以制其死命

誠上策也所有富弼守禦策二篇謹具繳進伏望聖
慈特賜省鑒採其說而用之取進止

而於備禦八事

三鎮官吏軍民爲朝廷堅守公奏宜飭武備修邊防條具八事以進

一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
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
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境無事
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
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
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唇
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

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
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倣諸鎮之制則帝都有
藩籬之固矣

一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
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
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
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
甲官爲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
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旣自
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

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
一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爲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爲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值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

一河北塘灤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險阻之地而比

年以來淤澱乾涸不復開浚官司利於稻田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卽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

一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隕圯堙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

一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卹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

三鎮之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
心者
一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爲急務宜
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
寔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
一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
不貲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陝西邊益
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
乞修塘灤劄子虜騎既退乞用李邈措置塘灤
成堡水櫃等事具劄子進呈
臣伏觀種師道詹度等奏金賊人馬已出塞垣朔方

保全宗社大慶然虜但以河間中山兩路州軍堅守
之故且懼王師之襲不得不遁其意豈常一日忘割
地之約耶深慮秋冬之交弓勁馬肥復犯邊徼捍禦
之策所當預修契勘安肅廣信平涼等軍東有塘灤
西抵太行中間坦塗不過三百餘里塘灤既可增廣
其他地勢雖頗高仰亦可因高就下限以長堤瀦蓄
水櫃以爲阻固如水櫃不及之處自宜修築城堡屯
兵控扼或設塹窰以虞奔衝茲事甚大非籍能臣未
易辦集竊見樞密副都承旨李邈累任河北邊郡風
績素著深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司以邈充使專

切措置塘灤城堡水櫃等仍乞朝廷多方應副庶幾
克成大功以爲永遠之利昔李繼果封回紇與漢風
兵缺乞修邊備添置叅謀編修官劄子非薛瑄曰未
臣竊惟軍政之不修二十餘年於此矣將驕卒惰賞
罰無章每戰輒北兵旣寡弱民又凋弊戎狄由此敢
肆憑陵中國之不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賊旣退
師尚未出塞所至剽掠無復顧憚蓋由初未嘗有所
懲創時方向暑雖暫遠去秋涼馬健何憚而不來此
其可慮又非前日之比謂宜及今速爲之備一日選
將二日募兵三日訓練四日保甲五日馬政六日繕

器甲七日峙糧草八日修城壁九日增塘灤十日置
堡塞凡此皆軍政之大者當今之急務也而其財用
調度之費不與焉前此賊未退師支吾目前因未有
暇今度其勢出塞决在旬日而此去防秋近在三數
月間要當自茲講求施行不可復緩又况西戎跳梁
五路並入四夷交侵誠可深慮臣以書生備位樞筦
方艱難乏使之時乞避賢路不蒙賜許夙夜思之國
之大事無過於此誠非一介孤陋所能獨任要當合
衆智協衆力上稽祖宗之舊下考當今之宜庶幾有
濟欲望聖慈許臣辟置叅謀官四員於職事官中不

拘官資高下兼充仍添置編修官二員共措畫條具
以時推行如蒙允許容臣續具姓名以聞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

靖康元年五月守禦

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以齋御前蠟書間道至太原賞之補訖奏知上批有大臣專權浸

不可長之語上劄子乞罷

臣前日伏覩宸翰守禦使司轉資奉行批云大臣專
權浸不可長聖恩隆厚未賜誅殛伏讀以還不勝惶
懼臣伏念昨者金賊乘虛直犯城闕臣以菲材猥當
重任伏蒙聖恩許以便宜從事有功則賞有罪則誅
行訖以聞蓋稟睿旨旬月以來國勢粗定屢曾面奏

乞罷守禦使司未奉俞允而邊陲之間賊馬屯泊間

道通信欲及機會非假賞典不能使人故如奏行轉

資之事往往尚仍前日此乃以守禦使司未罷之故

非臣敢創爲此也兼臣契勘置司之日蒙陛下頒降

空名官告綾紙凡三千道若以委任之專凡此所降

告身皆可盡用而置司以來前後書填只用三十一

道而已自非灼然委有績效之人不敢妄與今宸翰

以爲專權竊恐聖意有所未亮也臣聞衆嗟漂山聚

蚊成雷臣之孤忠困於無助爰自遭遇未逾歲月而

幾於危殆者屢矣仰賴聖明洞照愚悃故敢尚此黽

勉以圖報效而浸潤日聞聖聽已惑臣之微軀寧復
自保夫專權者臣子之大戒而人主之所甚惡也臣
雖至愚何敢當此重念臣竭忠報國非敢愛身然竊
謂任則勿疑疑則勿任唯疑與任不可並行今陛下
既已疑之矣豈可復處臣以樞機之任况臣自比日
已來憂悸成疾心力耗盡動輒遺忘深恐有誤國事
伏望聖慈許臣守本官致仕得避賢路乞此骸骨歸
安田廬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始終保全勿
使顛沛則臣感戴大恩期於結草人如表於
辭免河北東路宣撫使第八劄子

臣昨晚對睿思殿竊見陛下緣邊事焦勞至於感慟
臣子之情不遑寧處是以未敢固辭除命退伏惟念
臣本書生素不知兵昨于艱難之初蒙陛下任使輒
當兵事蓋緣圍城之中事出倉卒無緣號召天下賢
才故徒以區區之忠遂膺誤選賊騎旣退又蒙擢置
樞筦求去不遂旣已負非才之責矣今者忽蒙擢爲
大帥使之出將於外非所克堪中夜驚惕此必有建
議不容臣於朝者况自頃以來橫罹謗議或以爲狂
率或指爲姦佞其甚者至以爲收人心而又上煩宸
翰有威福專權之語今咫尺天威日在左右得謗尚

如此而况使將重兵遠去闕庭乎臣區區一身誠不足惜深恐上誤國事雖陛下復欲保全勢不可得伏望聖慈更賜詳察特與寢罷成命仍許臣解樞密院職事本官致仕還歸田廬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謝賜裴度傳劄子

上令直筆錄裴度傳降賜具劄子稱謝且錄裴度論元稹

魏洪簡章

疏上進

臣伏蒙聖慈除臣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八具劄子辭免未奉俞允又被宸翰過有褒語并賜臣裴度傳顧臣何人可以當此竊以河北河東最為根本之地金賊乘虛兩路並入自河北入者既已侵犯都畿厚載

而歸矣而近者雄州奏報不待秋涼已復犯塞自河東入者破忻代以圍太原行將半年未有解圍之意宿將重兵數路應援悉皆潰散校之吳元濟區區以秦州數城之地為唐室患固不相侔而環蔡諸節度之兵與今日士馬其強弱又不可同日而語而臣徒抱孤忠才術疎短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陛下以艱難乏才之故誤有使令以度况臣寔謂非倫伏望睿明於在廷之臣精加選擇付之重寄天下幸甚

第二劄子

臣竊見諸葛亮出師表其言明於治體謂親賢臣遠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際似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以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

以吉甫贊周王以比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耀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虜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耻雖古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于朝

翕訛成風殊未遑聽謂宜留神照察在于攘逐戎狄

之先朝廷旣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語要輒塵天聽不勝戰汗之至

命乞罷宣撫使第二劄子

臣嘗具劄子以奉御批謂臣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伏讀殞涕惶懼待罪乞賜竄責未奉指揮伏念臣本以書生遭遇盛際常願奮身效命以報聖知自受宣撫職任以來夙夜憂惕懼不克任碎置官吏選用將佐團結隊伍閑請器甲措置錢糧雇買車馬種種軍須率皆創建非若童貫譚稹諸事謂成上下應副咄嗟

可辨而陛下督責之峻猶未及元選定出師之日便使臣遷延拒命不行竊恐聖慮有所未亮也臣前備員守禦使司激賞探報使臣已蒙宸翰謂其專權今承乏宣撫使司治行量展日限又蒙御批謂其拒命專權拒命者臣子之大惡有一于此罪不容誅陛下方臨遣大帥震揚國威捍疆敵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充其選無乃不可乎臣聞軍旅之事非任之專信之篤者不可以成功臣日在陛下左右咫尺陛下猶且聖訓如此况行師於千里之外謗讟交興上惑睿聽陛下果能亮其區區之忠乎與其進無所成

有誤國事不若知難而退甘受竄誅伏望聖慈罷臣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重賜黜責以正典刑選命信臣委以重任臣見居家待罪無任祈天俟命惶懼戰越之至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并宣撫使職事特降親筆封還所上章感戴恩德彌深震恐竊念臣智識淺短學術迂踈獨於義命之際素知自信曩者遷謫七年退伏田里不知貧賤之可羞竭來中都適遭陛下龍飛特被眷獎致身樞輔不

知富貴之可樂徒以上荷大恩未能報稱故雖屢求
去位終亦未果今孤危之跡讒毀交興罪狀日聞致
煩宸翰屢有訓勅今復有拒命之語退自循省莫知
所以良自傷悼夫欲效區區之忠者臣之志也至於
成功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宜撫兩路人臣重任事
有至難自非陛下不致毫髮之疑於胸中安能有濟
臣竊觀聖聽不能無惑於群言日侍清光尚難自處
而况可使之統重兵於千里之外哉此臣所以日夜
憂懼而不得不辭也伏望聖慈憐臣於艱難之秋嘗
效犬馬之力特賜保全解其職任使遂退休則圖報

大恩當期異日所有臣昨蒙除尚書右丞知樞密院
事宜撫使等告勅謹具繳進乞此骸骨歸于山林臣
無任干冒天威惶懼戰越俟死之至

辭免諸疏無閑大業存此足以見公所處極
難耳羣枉曳輪闇君熒聽易所謂不能遂不
能退者非耶
李又玄評

臣竊觀 韓耳 韋珙 史補 閻韋 樊輿 甚微 斷不 論義 不
續 良 翁 翊 無 閑 大 業 亦 此 以 以 良 公 禮 德 亦
有至難 李 又 皮 病 致 毫 髮 之 疑 於 胸 中 安 能 有 濟
凡 功 貝 有 非 人 之 所 能 為 才 豈 無 兩 路 以 臣 重 任 事

無 玃 干 骨 天 賦 聖 黜 輝 赫 與 衣 衣 至 此 臣 所 以 日 夜
稟 宣 無 效 善 寺 煉 錫 具 燧 數 字 此 滯 骨 髓 非 山 林 草
大 恩 當 湛 與 日 復 亦 且 報 蒙 斜 尚 書 亦 丞 味 跡 容 詞

